

重大疫病与西方卫生观的演变轨迹

刘琪 付尧 朱昱霖 施锦葳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 610225)

摘要:从罗马帝国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现代,虽然一次次大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毁灭和恐慌,但也促使着人类的卫生观念逐渐走向成熟。通过对西方重大疫病的梳理和疫病爆发时期人类活动的分析,能清晰呈现出西方社会公共卫生观的演变轨迹。面对疫病,西方人民大体经历了从愚昧无知到对疫病逐步了解;从消极应到主动探索治疗方法;再到如今能够正确防控、采取科学的治疗措施。

关键词:西方社会;卫生观;疫病

前言:

自人类诞生以来,疫病在人类社会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一次次大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毁灭和恐慌,但也促使着人类的卫生观念逐渐走向成熟,进而使西方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制度逐步完善。自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肆虐全球以来,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记的人们不幸感染病毒,这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再一次使人们重视流行性疫病的预防和控制。在此特定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西方不同历史时期重大疫病的梳理以及对疫病爆发时期人类活动的分析,研究西方社会公共卫生观的演变轨迹。

一、卫生观念浅薄的罗马帝国时期

在实施目的方面,安东尼瘟疫爆发前,在罗马帝国,有一部分的居民是渴求健康生活的。那时,统治者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公共卫生措施。四通八达的水道系统保证了城市公共区域垃圾、排泄物、污水等的排放;公共浴场对于古罗马人的身体健康更是意义重大,许多的医学大师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洗浴对于治疗疾病的作用。同时普通市民也在浴场中装饰许多与健康有关的图案,屹立大量负责康复的神祇的雕像。然而帝国时期这一系列相关的卫生设施和法令,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应对瘟疫,而是为了保护土地资源来维护生产。¹罗马帝国时期人类的卫生意识有进步但对实际情况作用甚微,总而言之,人类公共卫生观念的浅薄是毋庸置疑的。

古罗马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在一方面反映着他们卫生意识的缺乏。由于贫困,绝大多数的贫困居民只能居住在租金便宜的高层楼房,这些高层楼房有以下几个不卫生特点。第一,拥挤。古罗马统治者致力于推进城市建设和发展,将乡村和城市联系起来,以赋予户籍和古罗马公民权的方式,将绝大多数的人口集中在城市中,导致城市当中人口规模庞大。在当时社会贫穷的人远远多于富人,高层楼房的居住空间有限,许多户人家只能挤在一起住,甚至于连楼梯平台都被改建成居所。人员的密集导致空气流通不畅,且闷热浑浊。第二,混乱。空间的狭窄使得居民就将衣服晾在居处的上方,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也是乱堆乱放,甚至于和垃圾堆放在一起。第三,肮脏。高层楼房的窗户是没有安装玻璃的,而兽皮、帆布、木头板子便成为了玻璃的替代品。阴暗、风吹、雨淋、日晒成为了高层居民的家常便饭。高层楼房中没有排水管和冲水设备,居民日常做饭产生的厨余垃圾以及排泄物无法得到及时清除,可见生活环境污染巨大,肮脏至极。居民们的私人卫生意识不强。

在医学方面,古罗马的医生体系是分散的。古罗马的医生根据其不同的专业和治疗的疾病范围所分,不同的医生负责不同的疾病,他们的医疗水平以及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存在局限性,只依靠代代相传的经验解决被记载过的疾病,对于突然出现的新型疾病,医生们往往采取已经熟知的旧方法进行试探性治疗,甚至不予治疗,导致无法为之后的瘟疫防治提供普遍性的借鉴。同时,古罗马的医学教育并不兴盛,他们进行的大多数是医学技能教学,以解剖和药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属于经验性和传承性的教学。²即便古罗马在

公元4世纪也就是安东尼瘟疫之后,设置了所谓的公共医生,然而公共医生采取论资排辈的岗位安排法,医生少,病人多,医生认知范围有限,只能缓解病人的痛苦,不能找到治疗疫病的有效方法。此番举措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军队规模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并非考虑居民的健康正常的生活。因此,到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爆发时,即便有着和安东尼瘟疫类似的症状,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再一方面,宗教理念影响了古罗马人卫生观念,局限了罗马帝国对于流行病的认识。在查士丁尼大瘟疫中,对于伊西斯女神有信仰的古罗马人认为,查士丁尼一世摧毁了教导许多文明如何治愈疾病的伊西斯女神的殿宇,遭到了天谴,而这一天谴正是可怕的查士丁尼瘟疫。³基督教会也将瘟疫的爆发归结于上帝的惩罚,随着基督教会在瘟疫期间进行社会救助时的传教行为,这一“天罚”理念使人们逐渐接受死亡。但也有另一部分人们因为对于死亡的极度恐惧,大量逃亡到古罗马周围地区,导致了病毒的大范围传播。

二、卫生观念向科学转变的中世纪和近代时期

在神学为主导的中世纪,人们的卫生观逐渐变得科学,因此推动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公共卫生管理方法,如隔离、检测等。这也对近现代的卫生管理制度和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人们采取了各种解决方法,如杀猫、放血、禁食等。最后一些医生提出了“瘴气理论”,这其实也算找到了传播途径的原因。于是人们开始有了防护和隔离意识。现代医学、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发展,都来源于“瘴气理论”下的应对措施,当时的医生们戴着像鸟嘴一样的面具,身穿黑袍,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以此来隔离那些病患所呼出的气体。昼间使门窗尽量开着,夜间也至少通风一次。但由于医疗手段、隔离措施的落后和医院环境的拥挤脏乱,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有些人通过改善个人卫生和居住环境条件进行防疫,肥皂的杀菌清洁运用被人们重视起来。

笛福的《伦敦大瘟疫亲历记》一书中有记载,黑死病肆虐时期,市民的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并在生活中自觉地维持卫生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将这次环境维持运动称为人类的“第一次城市卫生革命”。

在医学卫生方面,黑死病爆发之前,医院并不能对疫病进行有效的治疗,仅仅是充当一个隔离的场所。对于病危者来说,医院更像是一个宗教机构。这次瘟疫的侵袭倒逼了医院进行服务转型,将服务重心由祈祷转移到了救助。因为感染瘟疫的人数过于多,所以医院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感染瘟疫的病人身上。在这期间,医学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开始思考瘟疫不断传播的原因,以及阻止疫病传染的方法,并阐述出了新的构想。医学的基础也从一开始的书面知识转变为实践、观察和测试,并逐渐演变成如今的实用的自然科学学科。⁴由于职业医生在医院机构的运营服务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医疗服务逐渐变得精细化、专业化,因此社会开始出现针对不同领域病症方面的诊所及医院。与此同时,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的界限也逐渐被打破,医生的社会地位开始

上升。

而在城市环境方面，黑死病的侵袭令市民意识到良好的城市环境才是城市发展的前提。纵观历史，瘟疫的暴发暴露了城市建设的问题和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政府对此做出的措施和政策并不是主动的，而是一种被动的调整。但正是由于这些被动的调整，人们逐渐建立起了公共卫生制度，政府被迫从灾难中学习应对，加强治理，建立卫生机构，建设城市，促进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虽然是被动的应对，却带来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积极结果。⁵

在14世纪欧洲开展的军事革命的背景下，哥伦布在15世纪发现了新美洲大陆，欧洲地区的人们将毒爪伸向这个有着丰厚财富的新大陆，并带去了天花等一系列的传染病，而当时的美洲与外界隔绝，这些外来的病毒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从生活环境来看，当时的美洲大陆环境十分原始，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为天花等病毒的滋生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信奉宗教的土著居民们认为这不是一场疾病而是上天的惩罚，于是他们也采取各种方法惩罚这些带来病毒的人，他们将病血揉进殖民者吃的面包中或是将尸体投入饮水井中。当他们发现殖民者们并不为疫病所侵蚀时，他们便将这些人信奉为神，活下来的印第安人便服从了这些殖民者，无知和错误的卫生观念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死亡。18世纪初期，天花接种即人痘接种法从土耳其经英国传入北美，为了防止天花再次爆发，大量天花接种医院兴起为人们提供接种服务，这一方法有效的预防了人们感染天花，但人痘法存在着隐患不能保证接种人百分百存活下来。18世纪末欧洲进入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研究兴起，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受人痘接种法的启发发明了牛痘法，这一发现安全性更高成为当时科学研究的代表，但在这之前人痘接种法在欧洲、美洲地区接种体系已十分成熟。⁶

三、卫生观念走向成熟的近现代时期

十九世纪初期，由于受到法国新政府在革命时所建立的“巴黎临床学院”的影响，欧洲的医学水平在开辟客观测量手段和数学方法等新型测量方法中不断发展，这也使十九世纪成为西方各国医疗水平与人类卫生观念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时期。⁷刚刚步入十九世纪，虽然霍乱的侵袭导致瘴气和污秽学说盛行，西方人民卫生观念强度依旧不高，但城市仍在发展变革，对于霍乱传染源头的新发现也使医务人员逐渐摒弃经验主义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科学的影响使人类卫生观，尤其是政府预防观念开始飞速发展。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病菌学说实验的成功不仅打破了传统医学摒弃化学物理的迂腐观念，更开创了对抗感染性疾病的道路；⁸此外，十九世纪末期成立的霍普金斯医学院和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也为后世培养了许多行医人才，其作为医学发展历程的一座丰碑在掀起西方医学院校改革风气的同时也用它的科研成果吸引了无数外行人土对卫生与医学的关注。到了十九世纪末，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经验主义方法的盛行使统计学不断被应用于医学尤其是在疾病控制中，这为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世界。对于政府来说，“英国体系”，即防控传染病的替代措施的逐步成型也说明了国家疾病预防观念随着医疗卫生发展的进一步成熟。至此，卫生改良运动已经遍布欧洲并取得成效，由于各国对于垃圾处理，清洁环境的组织与开展，传染病的流行趋势也被有效遏制。

然而，政府和医疗部门的卫生思想提升并不代表所有民众的思想提升，最显著的体现就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流感暴发前后，虽然卫生洁具设备的完善使西方民众更加注重个人卫生，但面对陌生疫病，民间仍然存在千奇百怪的疗法，比如喝威士忌，吃柠檬等一系列偏方，不仅对此疾病没有任何作用，还导致死伤无数，也对各国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冲击，这才有了疫病初期死亡率持续上升的现象。但毋庸置疑，随着医学工作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的正确指导，人们的卫生观念也将趋向于科学。

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无疑为现代人类卫生观的成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医疗水平发展得越来越快，卫生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广，西方各国的人民也开始越来越重视集体及个人的卫生。从埃博拉到非典，再到如今新冠爆发之前的这一段时光中，医学的不断发展也使人类卫生观趋于成熟。虽然新冠初期，自由、人权、意识形态等各种政治因素使得西方各国的政府以及民众做出了不合时宜的行为，感染率一路飙升，但随着疫情的不断变化，西方各国也意识到了阻止疫情蔓延的紧迫性，各国政府普遍采取封城，关店，隔离等防护手段，如从2020年6月开始，英国要求所有利物浦居民接受新冠检测，同时五级管理制度的建立也为西方各国防疫带来了巨大成效。西方各国也在进一步发展医学的同时控制疫情，向民众传播正确观念。大部分民众也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口罩等防疫工具也被普遍应用……至此，我们可以说如今大部分西方国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人类卫生观念也随之进步。

结语

综上所述，从罗马帝国时期到近现代，面对疫病，西方人民大体经历了从愚昧无知到对疫病逐步了解；从消极应到主动探索治疗方法；再到如今能够正确防控、采取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一演变轨迹体现了卫生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成熟。站在全社会系统的高度来看，对卫生观的研究就是研究人与疫病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全社会都应该重视、支持、参与卫生和预防保健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卫生观念也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 [1]Arnold Catharine. Pandemic 1918: 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Greatest Medical Holocaust in Modern History[M]. Michael O' Mara Books Limited 9 Lion Yard, London,2018.
- [2]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郑明萱译. 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 [3]保罗·乔尔达诺. 新冠时代的我们[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 [4]崔敏. 试论疫病对欧洲中世纪社会进程的影响[D]. 东北师范大学,2002.
- [5]丹尼尔·笛福,许志强译. 瘟疫年记事[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6]丁见民. 天花接种、牛痘接种与美国早期天花防疫机制的形成[J]. 安徽史学,2020(4):5-17. DOI:10.3969/j.issn.1005-605X.2020.04.001.
- [7]丁学良. 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J]. 人民文摘,2003(06):54-55.
- [8]董令德. 查士丁尼大瘟疫探析[D]. 上海社会科学院,2018.
- [9]高建红. 试论黑死病对西方医学发展的影响[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36(06):96-100.
- [10]龚婷,王彬. 浅析文艺复兴的兴起[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5):174-175. DOI:10.3969/j.issn.1673-0046.2009.05.094.
- [11]凯尔·哈珀,李一帆译. 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M].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 [12]拉里·希门尼斯,魏雅薇. 黑死病的十大正面影响[J]. 译林,2021(5).
- [13]刘去非. 16—17世纪西葡殖民时期美洲天花大流行的特点及其影响[J]. 世界历史,2020(06):55-69+153.
- [14]刘榕榕. 瘟疫作为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原因探析[J]. 中国城

市经济,2011(06):224-225.

[15]刘天骄.国家能力与全球治理的危机——西方知识界关于新冠疫情的评论[J].文化纵横,2020(03):10-13.

[16]卢杨.试论罗马帝国时期的瘟疫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J].黑龙江史志,2013(15):34-35.

[17]孟庆云.瘟疫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C].中华医药文明史集论.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24-27.

[18]秦治国.共和末期至帝国时期古罗马洗浴文化研究[C].上海师范大学,2018.

[19]邵鑫玉.公元2-4世纪罗马帝国瘟疫研究[C].上海师范大学,2021.

[20]王海莉,吴俊,王斌,等.免疫接种与天花疫苗的发现者:爱德华·詹纳[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0,24(7):865-868.

DOI:10.16462/j.cnki.zbjbkz.2020.07.023.

[21]王哲.上帝的跳蚤[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2]威廉·麦克尼尔,余新忠等译.瘟疫与人[M].中信出版集团,2018.

[23]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J].清华法学,2014,8(01):157-175

[24]许二斌.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与社会变革[J].世界历史,2003(1):57-65.

DOI:10.3969/j.issn.1002-011X.2003.01.009.

[25]杨靖.伦敦大瘟疫与公共卫生制度的创建[N].中国科学报,2020-03-26(005).

[26]约翰·M·巴里,钟扬等译.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27]赵晶.瘟疫、城市公共卫生与风景园林——论英国历史上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公共卫生和风景园林的影响[J].风景园林,2020,27(04):101-105.

¹ 邵鑫玉.公元2-4世纪罗马帝国瘟疫研究[C].上海师范大学,2021.

¹ 邵鑫玉.公元2-4世纪罗马帝国瘟疫研究[C].上海师范大学,2021.

¹ 董令德.查士丁尼大瘟疫探析[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8.

¹ 拉里·希门尼斯,魏雅薇.黑死病的十大正面影响[J].译林,2021(5).

¹ 赵晶.瘟疫、城市公共卫生与风景园林——论英国历史上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公共卫生和风景园林的影响[J].风景园林,2020(4).

¹ 丁见民.天花接种、牛痘接种与美国早期天花防疫机制的形成[J].安徽史学,2020.

¹ 约翰·M·巴里,钟扬等译.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14-19.

¹ 约翰·M·巴里,钟扬等译.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49-89.

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项目名称:重大疫病与西方人类卫生观的演变轨迹研究

项目编号 S202110656150

(上接第318页)

在运用幽默时教师应该学会把握分寸,不能为了幽默说笑,逗趣儿而幽默。一味只是调侃逗乐,这样一定会弄巧成拙,忽视主次,影响教学效果。幽默语言的巧妙运用能够对学生产生吸引力,使学生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起来,增进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深刻的理解教材,迁移学习更多知识。幽默的语言一般都是现实的写照,用有趣的话映射现实一方面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思想,对陶冶学生学习热情、兴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总结

思想政治课作为中学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学校教育的社会性质和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并且随着中学思政教育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必须重视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抓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利用一切方法、手段激发并培养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知识的兴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任颖.高中政治教学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探究[J].新课程·下旬,2018(3):201.

[2]吴荣芳.高中政治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新课程·下旬,2016(2):319.

[3]徐贤斌.高中政治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J].都市家教(下半月)2017(11):120-121.

[4]陶雪杉.注重探究教学回归探究本源——探究式学习在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有效运用的思考[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01).

[5]黄宇平.中学思想政治课有效教学的实践探讨[J].广西教育,2011(11).

[6]刘云.浅析高中思想政治课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6(07).

[7]千丽丽.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的探索和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18(21).

[8]陈春柳.深度教学视域下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策略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2019.

[9]蒋新菊.提高中学生政治课学习兴趣的方法.科学咨询,2005年.

[10]李红云.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新课标学习,2011年.

[11]高玉祥.个性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2]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3]张杰,张艳辉,傅玉琴.《政治新课程教学设计》.辽宁师范大学出版.

[14]王义堂,田宝军,王硕旺.《新课程理念与教学策略》.

作者简介:姓名:刘聪,出生年月:1997 09,性别:女,籍贯:辽宁省瓦房店市,职称:无,学历: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